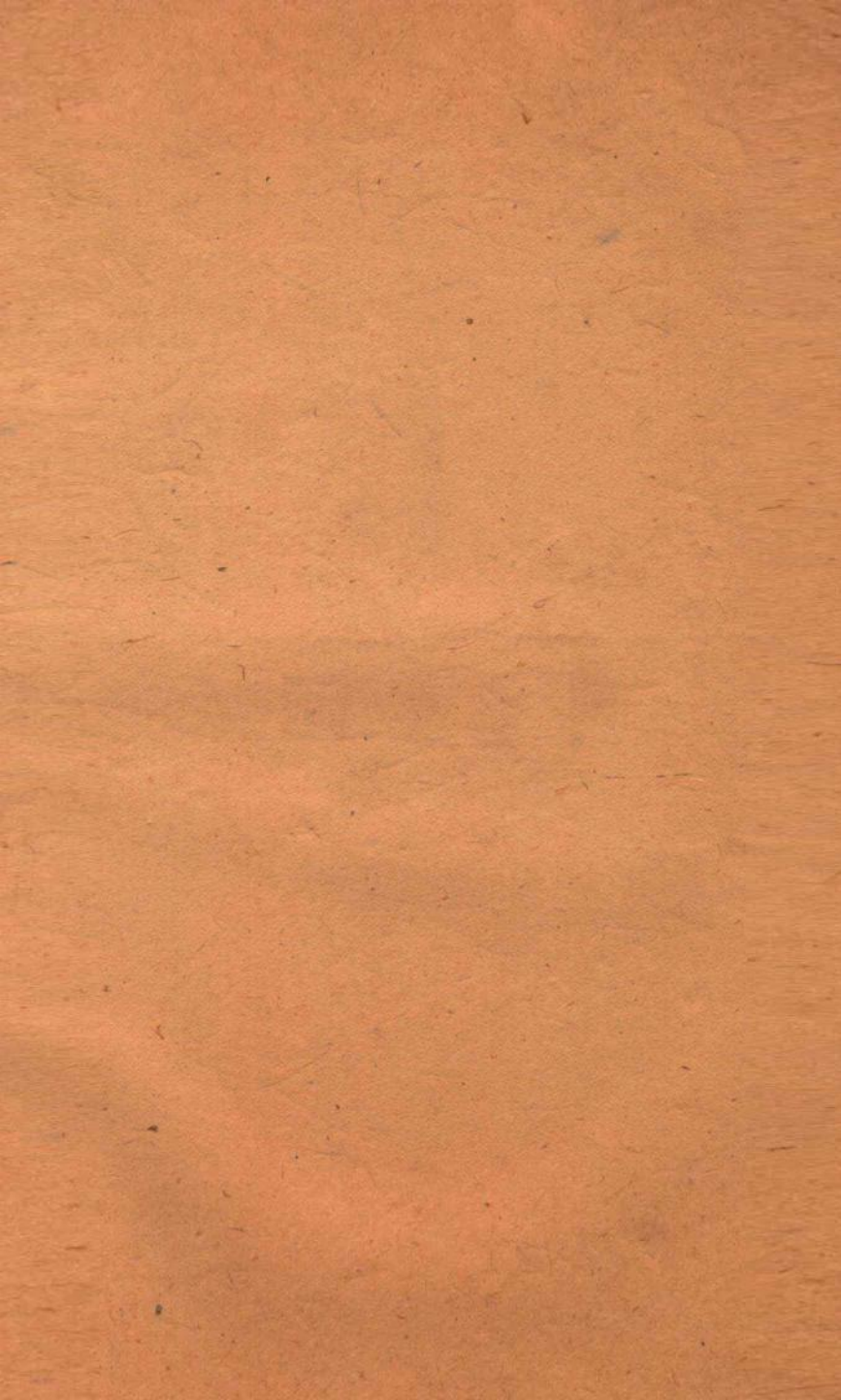




禮儀典第十二卷

禮儀總部藝文二

明禮策

宋蔡襄

二帝三王相因作禮樂以正民性革其非心使之寡罪而達刑通萬世之法也秦任兵刑而棄禮樂漢魏以還至晉日用干戈禮典殘缺至於民俗盡矣唐興四方治定欲有所爲制作雖具朝廷之禮時亦修舉而風教習尙各隨其俗五代禍亂日不遑暇專以刑治之宋興五十餘年太祖太宗平天下皆以兵威助治眞宗皇帝契丹結好之後遂至無事朝廷禮文罔不修舉仁宗皇帝好生恤刑澤及禽獸然四方之俗未聞由禮尙專用法法者網羅過咎而施刑耳臣請以一二事言之冠婚喪葬禮之大者冠禮今不復議婚禮無復有古之遺文而喪禮盡用釋氏獨三年日月則類古矣臣請集大儒鴻博之士約古制而立今禮使百官萬民皆有等夷便而易行達罪省刑之一途也

修禮書狀

蘇洵

右洵先奉勅編禮書後聞臣僚上言以爲祖宗所行不能無過差不經之事欲盡芟去無使存錄洵

竊見議者之說與勅意大異何者前所授勅其意曰纂集故事而使後世無忘之耳非曰制爲典禮而使後世遵而行之也然則洵等所編者是史書之類也遇事而記之不擇善惡詳其曲折而使後世得知而善惡自著者是史之體也若夫存其善者而去其不善則是制作之事而非職之所及也而議者以責洵等不已過乎且又有所不可者今朝廷之禮雖爲詳備然大抵往往亦有不妥之處非特一二事而已而欲有所去焉不識其所去者果何事也旣欲去之則其勢不得不盡去盡去則禮缺而不備苟獨去其一而不去其二則適足以爲牴牾齟齬而不可齊一旦議者之意不過欲以掩惡諱過以存臣子之義如是而已矣昔孔子作春秋惟其惻怛而不忍言者而後有隱諱蓋威公薨子般卒沒而不書其實以爲是不可書也至於成宋亂及齊狩躋僖公作兵甲用田賦丹桓宮楹刻桓宮桷若此之類皆書而不諱其意以爲雖不善尙尙可書也今先世之所行雖小有不善者猶與春秋之所書者甚遠而悉使洵等隱諱而不書如此將使後世不知其淺深徒見當時之臣子至於隱諱而不言以爲有所大不可言者則無乃欲益而反損歟公羊之說滅紀滅項皆所以爲賢者諱然其所謂諱者非不書也書而迂曲其文耳然則其實猶不沒也其實猶不沒者非以彰其過也

以見其過之止於此也今無故乃取先世之事而沒之後世將不知而大疑之此大不便者也班固作漢志凡漢之事悉載而無所擇今欲如之則先世之小有過差者不足以害其大明而可以使後世無疑之意且使洵等爲得其所職而不至於侵官者謹具狀

禮論

前人

夫人之情安於其所常爲無故而變其俗則其勢必不從聖人之始作禮也不因其勢之可以危亡困辱之者以厭服其心而徒欲使之輕去其舊而樂就吾法不能也故無故而使之事君無故而使之事父無故而使之事兄彼其初非如今之人知君父兄之不事則不可也而遂翻然以從我者吾以恥厭服其心也彼爲吾君彼爲吾父彼爲吾兄聖人曰彼爲吾君父兄何以異於我於是坐其君與其父以及其兄而已立於其旁且俛首屈膝於其前以爲禮而謂之拜率天下之人而使之拜其君父兄夫無故而使之拜其君無故而使之拜其父無故而使之拜其兄則天下之人將嗤笑以爲迂怪而不從而君父兄又不可以不得其臣子弟之拜而徒爲其君父兄於是聖人者又有術焉以厭服其心而使之肯拜其君父兄然則聖人者果何術也恥之而已古之聖人將欲以禮治天下之

民故先自治其身使天下皆信其言曰此人也其言如是是必不可不如是也故聖人曰天下有不拜其君父兄者吾不與之齒而天下之人亦曰彼將不與我齒也於是相率以拜其君父兄以求齒於聖人雖然彼聖人者必欲天下之拜其君父兄何也其微權也彼爲吾君彼爲吾父彼爲吾兄聖人之拜不用於世吾與之皆坐於此皆立於此比肩而行於此無以異也吾一旦而怒奮手舉挺而搏逐之可也何則彼其心常以爲吾儕也不見其異於吾也聖人知人之安於逸而苦於勞故使貴者逸而賤者勞且又知坐之爲逸而立且拜者之爲勞也故舉其君父兄坐之於上而使之立且拜於下明日彼將有怒作於心者徐而自思之必曰此吾嚮之所坐而拜之且立於其下者也聖人固使之逸而使我勞是賤於彼也奮手舉挺以搏逐之吾心不安焉刻木而爲人朝夕而拜之他日析之以爲薪而猶且忌之彼其始木焉已拜之猶且不敢以爲薪故聖人以其微權而使天下尊其君父兄而權者又不可以告人故先之以恥嗚呼其事如此然後君父兄得以安其尊而至於今今之匹夫匹婦莫不知拜其君父兄乃曰拜起坐立禮之末也不知聖人其始之教民拜起坐立如此其勞也此聖人之所慮而作易以神其教也

物不可以苟合論

蘇軾

昔者聖人將欲有爲也其始必先有所甚難而其終也至於久遠而不廢其成之也難故其敗之也不易其得之也重故其失之也不輕其合之也遲故其散之也不速夫聖人之所爲詳於其始者非爲其始之不足以成而憂其終之易敗也非爲其始之不足以得而憂其終之易失也非爲其始之不足以合而憂其終之易散也天下之事如是足以成矣如是足以得矣如是足以合矣而必曰未也又從而節文之綢繆委曲而爲之表飾是以至於今不廢及其後世求速成之功而勦於遲久故其欲成也止於其足以成欲得也止於其足以得欲合也止於其足以合而其甚者則又不能待其足其始不詳其終將不勝弊嗚呼此天下治亂享國長短之所從出歟聖人之始制爲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也坐而治政奔走而執事此足以爲君臣矣聖人懼其相易而至於相陵也於是爲之車服采章以別之朝覲位著以嚴之名非不相聞也而見必以贊心非不相信也而出入必以籍此所以久而不易也杖屨以爲安飲食以爲養此足以爲父子矣聖人懼其相襲而至於相怨也於是制爲朝夕問省之禮左右佩服之飾族居之爲歡而異宮以爲別合食之爲樂而異膳以爲尊此所以

久而不相褻也生以居於室死以葬於野此足以爲夫婦矣聖人懼其相狎而至於相離也於是先之以幣帛重之以媒妁不告於廟而終身以爲妾畫居於內而君子問其疾此所以久而不相狎也安居以爲黨急難以相救此足以爲朋友矣聖人懼其相瀆而至於相侮也於是戒其羣居嬉遊之樂而嚴其射享飲食之節足非不能行也而待損相之詔禮口非不能言也而待介紹之傳命此所以久而不相瀆也天下之禍莫大於苟可以爲而止夫苟可以爲而止則君臣之相陵父子之相怨夫婦之相離朋友之相侮久矣聖人憂焉是故多爲之節易曰藉用白茅無咎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此古之聖人所以長有天下而後世所謂迂闊也又曰嗑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故受之以賁盡矣

禮以養人爲本論

前人

三代之後至於今且數千歲豪傑有爲之主博學多識之臣不可勝數矣然而禮廢樂墜則相與咨嗟發憤而卒於無成者何也是非其才之不逮學之不至過於論之太詳畏之太甚也夫禮之初緣諸人情因其所安者而爲之節文凡人情之所安而有節者舉皆禮也則是禮未始有定論也然而

不可以出於人情之所不安則亦未始無定論也執其無定以爲定論則塗之人皆可以爲禮今儒者之論則不然以爲禮者聖人之所獨尊而天下之事最難成者也牽於繁文而拘於小說有毫毛之差則終身以爲不可論明堂者惑於考工呂令之說議郊廟者泥於鄭氏王肅之學紛紛交錯累歲而不決或因而遂罷未嘗有一人果斷而決行之此皆論之太詳而畏之太甚之過也夫禮之大意存乎明天下之分嚴君臣篤父子形孝悌而顯仁義也今不幸去聖人遠如有毫毛不合於三代之法固未害其爲明天下之分也所以嚴君臣篤父子形孝悌而顯仁義者猶在也今使禮廢而不修則君臣不嚴父子不篤孝悌不形仁義不顯反不足重乎昔者西漢之書始於仲舒而至於劉向悼禮樂之不興故其言曰禮以養人爲本如有過差是過而養人也刑罰之過或至死傷然有司請定法令削則削筆則筆而至禮樂則不敢是敢於殺人而不敢於養人也而范曄以爲樂非夔襄而新音代作律謝臯蘇而法令亟易而至於禮獨何難歟夫刑者末也又加以慘毒繁難而天下常以爲急禮者本也又加以和平簡易而天下常以爲緩如此而不治則又從而尤之曰是法未至也則因而急之甚矣人之惑也平居治氣養生宣故而納新其行之甚易其過也無大患然皆難之而不

爲悍藥毒石以搏去其疾則皆爲之此天下之公患也嗚呼王者得斯說而通之禮樂之興庶乎有日矣

禮論

前人

昔者商周之際何其爲禮之易也其在宗廟朝廷之中籩豆簠簋牛羊酒醴之薦交於堂上而天子諸侯大夫卿士周旋揖讓獻酬百拜樂作於下禮行於上雍容和穆終日而不亂夫古之人何其知禮而行之不勞也當此之時天下之人惟其習慣而無疑衣服器皿冠冕佩玉皆其所常用也是以其人入於其間耳目聰明而手足無所忤其身安於禮之曲折而其心不亂以能深思禮樂之意故其廉恥退讓之節睟然見於面而盎然發於其躬夫是以能使天下觀其行事而忘其暴戾鄙野之氣至於後世風俗變易更數千年以至於今天下之事已大異矣然天下之人尙皆記錄三代禮樂之名詳其節目而習其俯仰冠古之冠服古之服而御古之器皿僂拳曲勞苦於宗廟朝廷之中區區而莫得其紀交錯紛亂而不中節此無足怪也其所用者非其素所習也而強使焉甚矣夫後世之好古也昔者上古之世蓋嘗有巢居穴處汙樽杯飲燔黍捭豚蕢桴土鼓而以爲是足以養生

送死而無以加之者也及其後世聖人以爲不足以大利於天下是故易之以宮室新之以籩豆鼎俎之器以濟天下之所不足而盡去太古之法惟其祭祀以交於鬼神乃始薦其毛血脉解而腥之體解而爛之以爲是不忘本而非以爲後世之禮不足用也是以退而體其犬豕牛羊實其簠簋籩豆鉶羹以極今世之美未聞其牽於上古之說還懷而不決也且方今之人佩玉服黼冕而垂旒拱手而不知所爲而天下之人亦且見而笑之是何所復望於其有以感發天下之心哉且又有所大不安者宗廟之祭聖人所以追求先祖之神靈庶幾得而享之以安卹孝子之志者也是以思其起居飲食之際而設其祔釋奠釋菜凡所以享鬼神者則皆從其器蓋周人之祭蜡與田祖也吹葦籥擊土鼓此亦各從其所安耳嗟夫天下之禮宏闊而難言自非聖人而何以處此故夫推之而不明講之而不詳則愚實有罪焉唯其近于正而易行庶幾天下之安而從之是則有取焉耳

禮以情爲本

鄭樵

禮本於人情情生而禮隨之古者民淳事簡禮制雖未有然斯民不能無室家之情則冠婚之禮已萌乎其中不能無追慕之情則喪祭之禮已萌乎其中不能無交際之情則鄉射之禮已萌乎其中

自是已還日趨於文燔黍捭豚足以盡相愛之禮矣必以爲未足積而至於籩豆鼎俎徐行後長足以盡相敬之禮矣必以爲未足積而至於賓主百拜其文非不盛也然卽其真情而觀之則籩豆鼎俎未必如燔黍捭豚相愛之厚也賓主百拜未必如徐行後長相親之密也大抵禮有本有文情者其本也享食之文揖遜拜跪其本則敬而已喪紀之文擗踊哭泣其本則哀而已祭禮之文祼獻酬酢其本則誠而已卽其本而觀之日用三牲可以爲養啜菽飲水亦可以爲養襲冒絞紵可以爲葬斂手足形亦可以爲葬庭實旅百可以爲享瓠葉兔首亦可以爲享區區之文不患其不該也有其本而無其文尙可以義起有其文而無其本則併與文俱廢矣何謂禮本情而已

禮文損益辨

前人

商周之興所以損益禮文者其說有三一以觀諸侯之從違二以盛本朝之文物三以大先王之制度所謂觀諸侯之從違者商周之初與列國等夷耳一旦起而君之其服與貳未可知也先王思有以一其心於是乎正朔建丑者易而建子服色尙白者因而尙赤戎車乘翰者服而乘駟播諸天下與之更始其果心服乎則必正朔服色捨舊而從新詩所謂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者也其心不服

乎則必正朔服色襲舊而不改王制所以革制度衣服者爲叛叛者君討之也所爲盛本朝之文物者天下之民日趨於文方以臺門納陛爲貴吾故以茅茨土階臨之方以干戈羽籥爲美吾欲以黃梓土鼓樂之勢有不可故因其壘樽著樽而加以犧象因其雞彝畢彝而加以黃目因其四璉六瑚而加以八簋因其鉤車大輅而加以玉輅於以示天子之尊於以備宗廟之飾則天下知所畏而不敢犯矣所謂大先王之制度者商周之初皆積累數百年而有天下後世子孫求其制度之出於先祖者張而大之以爲一朝之盛徹田爲糧公劉居邠之所行也周公因之而備井田之制通爲天下徹法而革夏商之貢助皐門應門太王宅邠之所立也周公因之而定五門之制使諸侯惟有庫雉而不得有皐應靈臺辟雍文王都豐之所營也周公因之而定三雍之制使諸侯而得觀臺泮宮而不得爲靈臺辟雍蓋所以明王業之基焉禮文之損益不出於三者而已矣

進治平至政和禮書疏

萬密

竊考左丘明傳春秋以禮爲釋經之例某人某事曰禮也某人某事曰非禮也若此類甚衆而其他記禮特詳韓宣子見周禮在魯則知國之所以王齊仲孫湫見魯秉周禮則知魯未可動於是知爲

天下國家者不可一日廢禮如此莊公有非禮之舉則其人諫必以書周王有非禮之宴則戒其臣以勿籍於是又知先王之時凡禮文之事無不載之簡冊也周王享士會設殺烝焉士會不知其義歸而講序三代之典禮以修晉法昭公如楚孟僖子爲介至鄭不能相儀及楚不能答郊勞歸乃講學苟能禮者必從之如是又知古之有官君子恥不知禮蓋如此也魯昭公如晉自郊勞至贈賄無失禮叔齊曰是儀也不可謂之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趙簡子見太叔問揖遜周旋之禮焉子太叔曰是儀也非禮也夫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民之所以生也二子可謂知禮樂之本末矣然制度文爲維禮之末舍此則安上治民之意無以寄則所謂禮之文者豈可不載述以詔後哉區區春秋之時猶講禮如此況在承平盛大之世乎本朝太祖始命大臣約唐之舊爲開寶通禮天聖中王皞等又爲禮閣新編其後賈昌朝等復加編定名曰太常新禮嘉祐中歐陽修等爲太常因革禮百篇自建隆迄嘉祐蒐衷紀述罔有遺逸而自治平之後蓋缺焉陛下爰命禮官編次因革之實自治平至政和四年續爲一書十四部條目皆視歐陽修之舊臣恭承明旨相與撰次

上進

家禮序

朱子

凡禮有本有文自其施於家者言之則名分之守愛敬之實其本也冠婚喪祭儀章度數者其文也其本者有家日用之常禮固不可以一日而不修其文又皆所以紀綱人道之始終雖其行之有時施之有所然非講之素明習之素熟則其臨事之際亦無以合宜而應節是不可以一日而不講且習焉也三代之際禮經備矣然其存於今者宮廬器服之制出入起居之節皆已不宜於世世之君子雖或酌以古今之變更爲一時之法然亦或詳或略無所折衷至或遺其本而務其末緩於實而急於文自有志好禮之士猶或不能舉其要而困於貧窶者尤患其終不能有以及於禮也熹之愚蓋兩病焉是以嘗獨究觀古今之籍因其大體之不可變者而少加損益於其間以爲一家之書大抵謹名分崇愛敬以爲之本至其施行之際則又略浮文敦本實竊自附於孔子從先進之遺意誠願得與同志之士熟講而勉行之庶幾古人所以修身齊家之道慎終追遠之心猶可以復見而於國家所以崇化導民之意亦或有小補云

乞頒降禮書狀

前人

照會政和五禮新儀州郡元有給降印本兵火以來往往散失目今州縣春秋釋奠祈報社稷及祀風雨雷師壇壝器服之度升降跪起之節無所據依循習苟簡而臣民之家冠婚喪祭亦無頒降禮文可以遵守無以仰稱國家欽崇祀典防範民彝之意

右謹具申行在尙書禮部欲乞特賜申明檢會政和五禮新儀內州縣臣民合行禮制鏤板行下諸路州軍其壇壝器服制度亦乞彩畫圖本詳著大小高低廣狹淺深尺寸行下以憑遵守

小貼子

契勘王公已下冠婚喪祭之禮鄂州見有印本但恐其間或有謬誤只乞行下取索精加校勘印造給降不須別有鏤板其州縣祭禮及壇壝器服制度卽乞檢會抄寫圖畫別爲一本鏤板行下

乞修增禮書狀

前人

伏見本軍昨準尙書禮部符下政和五禮祭祀儀式竊嘗參考其間頗有未詳備處方欲具狀申審今覩進奏官報近者刑部侍郎奏請編類州縣臣民禮儀鏤板頒降已奉聖旨依奏此誠化民善俗之本天下幸甚然熹竊慮其間未詳備處將來奉行或致牴牾今具如後須至申聞者

一所準行下釋奠禮儀烹按其神位除正配三位外有殿上兩廊從祀未見位號名數不符新儀全書有無具載欲乞討論并賜行下然按祀令二月八月上丁釋奠文宣王以兗國公鄒國公配牲共用羊一豕一白幣三而已今其所祀乃近一百餘位一羊一豕無緣可以徧及又州縣廟學窄狹祭器獻官多不及數往往不能一分獻其爲欺慢莫甚於斯竊欲更乞相度申明許令州學免祭兩廊諸位縣學并免殿上十位庶幾事力相稱儀物周備可以盡其誠敬 烹又按行

下釋奠行事儀引三獻官詣舒王神位前一節係政和間所定後來靖康年中已有指揮追貶王安石爵秩停罷配享訖今來上件儀注尙仍舊文竊慮州縣奉行反致疑惑亦合申明改正并乞

台照

一所準行下釋奠陳設儀云設著尊四犧尊四爲二重在殿之東南隅北向西上

配位即於

正位酌尊之東著尊在前皆有坫加勺罍爲酌尊

著尊一實明水爲上尊餘實泛齊初獻酌之犧尊一實明水爲上尊餘實醴齊亞終獻酌之

烹按後

章行事儀云初獻酌犧尊之泛齊亞終獻酌象尊之醴齊與此不協竊疑兩處必有一誤尋考祭

社稷祀風雨雷師陳設儀皆設犧尊象尊爲酌尊乃知正是此章之誤其著字當作犧字犧字當

作象字又旣云北向則是犧尊在北象尊在南所云在前亦是重複倒置欲乞申明改正行下

一所準行下釋奠祭祀陳設章皆云又設太尊二山尊二在神位前

太尊一實泛齊山尊一實醴齊各以一尊實明水 著

尊二犧尊二象二壺尊六

著尊一實盞齊犧尊一實醴齊象尊一實沈齊各以一尊實明水壺尊三實元酒三實三酒明水元酒皆在上五齊三酒皆以本處酒充

殿下皆北向西上

內祭社稷儀云南向東上

加霽五齊三酒皆設而不酌烹按此太尊山尊乃是都共設於殿

之前楹壇之南面其北更容獻官拜跪酌獻非是逐位之前各設四尊所謂北向者恐是太尊二

爲一行其南山尊二爲一行又次南階下著尊二爲一行又次南犧尊二爲一行又次南象尊二

爲一行又次南壺尊六爲三行所謂西上者謂西實元酒東實五齊三酒

其東上者反此

未委是否各乞

討論并賜行下

一所準行下州縣社稷風雨雷師壇墮制度烹按其文有制度而無方位尋

考周禮左祖右社則社稷壇合在城西而唐開元禮祀風師於城東祀雨師於城南未委新儀全

書有無同異欲乞討論并賜行下

一準禮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境內者又曰山川之神水

旱疫癘之災於是乎禳之蓋以其崇高深廣能出雲氣爲風雨以滋養潤澤乎一方也今州郡封

域不減古之諸侯而封內名山大川未有望祭之禮其有祠廟亦是民間所立淫誣鄙野非復古

制顧乃舍其崇高深廣能出雲雨之實而偃僂拜伏於土木偶人之前以求其所謂滋養潤澤者